

集 論 操 畧



魯操論集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一九六四年·北京

曹 操 論 集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陽門大街32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56號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張 $13\frac{7}{8}$ · 插頁 2 · 字數 333,000

1960年1月第1版

1964年6月北京第3次印刷

印數 17,001--27,000 定價(六) 1.60 元

統一書號 3002·58

編者的話

今年一月，郭沫若同志发表了《談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給予曹操以很高評價；接着，翦伯贊同志也发表了《應該替曹操恢复名誉》一文，对于曹操的評價問題于是便逐渐引起全国史学界、文学界、戏剧界的热烈討論。至七月底止，見于报刊的文章即达一百三十篇左右，充分表现了在党的“百家爭鳴”方針指导之下，学术自由討論的蓬勃气象。为反映討論情况、保存資料以及推动討論更为深入起見，我們特編輯这个集子。

这次討論，涉及方面很广。本集所輯論文主要是关于曹操这一人物的历史評價的，至于进一步探討关于評價历史人物的一般理論問題的文章，暫未收入。我們在选輯过程中，主观上尽量考虑各种分歧意見以及比較有代表性的文章。所收各文都分別征求过作者同意，多数作者并曾作了不同程度的修改。

由于我們所見到的材料可能还不完全，水平也有一定限制，在編选工作上尚还有不少缺点，希望讀者指正。

三联書店編輯部

一九五九年七月

目 次

編者的話

談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郭沫若 (1)

應該替曹操恢复名誉……………翦伯贊 (11)

——从《赤壁之战》說到曹操

應該給曹操一个正确的評價……………刘亦冰 (21)

历史上的曹操和舞台上的曹操……………王昆仑 (25)

談曹操……………吳 晗 (37)

替曹操翻案……………郭沫若 (47)

論曹操……………譚其驤 (64)

对《應該給曹操一个正确的評價》一文的意見…柳春藩 (79)

关于曹操的几个問題……………田余庆 (86)

关于曹操打黃巾的意見……………罗耀九 (101)

也談替曹操翻案……………方 明 (109)

曹操在中国古代史上的作用……………尙 鉞 (117)

关于曹操討論中的几个問題……………束世激 (129)

曹操应当被肯定嗎? ……………楊 柄 (140)

关于曹操……………郑天挺 (153)

評《論曹操》……………夏宗禹 (165)

黃巾与曹操……………戎 笙 (176)

关于曹操的几个問題……………繆 鈺 (191)

要从曹操活动的主流来評價曹操……………周一良 (199)

曹操是应当被肯定的·····	游紹尹	(206)
关于曹操在历史中的作用問題·····	吳 澤	(214)
曹操打烏桓是反侵略嗎? ·····	木 羽	(237)
曹操是什么政治力量的代表·····	呂今果	(251)
曹操的主要功罪·····	王文明	(260)
中国农民起义的历史发展过程·····	郭沫若	(269)

——序《蔡文姬》

关于曹操评价的根本

問題·····	天津师范大学历史系 中国中世史教学小組 集体討論	漆俠執筆	(277)
我对替曹操翻案問題的观感·····	孙次舟		(289)
黃巾起义的作用和曹操的历史地位·····	袁良义		(295)
論曹操·····	何茲全		(309)
罗貫中为什么要反对曹操·····	刘知漸		(322)
曹操是个英雄, 但非民族英雄 ·····	长 弓		(337)
从曹操的历史时代看曹操·····	楊荣国 李錦全		(346)
論曹操的抑止豪强及其法家思想·····	朱永嘉		(365)
曹操沒违背黃巾起义的目的嗎? ·····	廖德清		(374)
論黃巾起义与曹操起家·····	楊 寬		(382)
曹操平定三郡烏桓战争的性質和			

历史作用·····	吳 澤	(402)
-----------	-----	-------

*

五个月来曹操评价問題的討論·····	《文汇报》資料室	(420)
报刊論文目录(一九五九年一月——一九五九年七月)·····		(434)

談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

郭沫若

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一件令人不平的事，是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所受到的遭遇。这实在是一首自屈原的《离骚》以来最值得欣赏的长篇抒情诗。杜甫的《同谷县作歌七首》和它的体裁相近，但比较起来，无论在量上或质上都有小巫见大巫的感觉。

唐代的刘商也拟作了《胡笳十八拍》（见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五九），呆板得更不能相比。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请大家把两种《胡笳十八拍》，连同杜甫的《同谷七歌》，读它们一两遍，便立见分晓。

但是，蔡文姬《胡笳十八拍》的遭遇，比蔡文姬本人的遭遇似乎还要惨。《后汉书》的《董祀妻传》里面没有提到它，《晋书》、《宋书》的《乐志》也没有提到。南宋的朱熹根据北宋晁补之的《续楚辞》和《变离骚》二书（均已失传）而成《楚辞后语》，对所选录有所增删，其所增的即有《胡笳十八拍》。朱熹系辞云：

《胡笳》者蔡琰之所作也。东汉文士有意于骚者多矣，不录而独取此者，以为虽不规规于楚语，而其哀怨发中，不能自己之言，要为贤于不病而呻吟者也。范史乃弃不录，而独载其《悲愤》二诗。二诗词意浅促，非此词比。眉山苏公已辨其妄矣。蔚宗文下固有不察，归来子祖屈而宗苏，亦未闻此，何邪？琰失身胡虏，不能死义，固无可言，然犹能知其可耻，则与扬雄《反骚》之意又有间矣。今录此词，非恕琰也，亦以甚雄之恶云耳。

据此可見，朱熹虽不免有些迂腐的見解，而他对《胡笳十八拍》是欣賞的，眉山苏公是指苏轼，也同样欣賞；归来子是晁补之的別号，他的《續楚辞》里面是选了楚歌体的《悲憤詩》而把《胡笳》遺漏了。

近代搞文学史的人大抵都認它为偽作。我看了好几部文学史，象胡适的《白話文学史》說它不得早于唐以前；象郑振鐸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也都認为偽作。譚丕模的《中国文学史綱》根本沒有提到它。最新出版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五五級集体編著的《中国文学史》中也沒有提到《胡笳十八拍》。据此可見，大家都是不重視《胡笳十八拍》的。

我倒要替《胡笳十八拍》呼吁一下。务必請大家讀它一两遍，那是多么深切动人的作品呵！那象滾滾不尽的海涛，那象噴发着融岩的活火山，那是用整个的灵魂吐訴出来的絕叫。我是坚决相信那一定是蔡文姬作的，沒有那种亲身經历的人，写不出那样的文字来。如果在蔡文姬之后和唐刘商之前，有过那么一位詩人代她拟出了，那他断然是一位大作家。但我覺得就是李太白也拟不出，他还没有那样的气魄，沒有那样沉痛的經驗。我这不是夸夸其談，总之請大家認真讀一讀就可以体会得到。

蔡文姬《胡笳十八拍》在唐以前就有了是不成問題的。唐开元年間的李頎有《听董大弹胡笳声》一首詩，开头几句是：

蔡女昔造胡笳声，一弹一十有八拍。

胡人落泪沾边草，汉使断腸对归客。

古戍蒼蒼烽火寒，大荒沉沉飞雪白。

先拂商弦后角羽，四郊秋叶惊戚戚。

这里虽只說到声沒有說到辞，但弹和唱往往是分不开的，有了琴譜尽可以証明也有了唱辞。这里所說的声，是已經由胡笳譜为琴調了，故說弹而不說吹，并有商弦角羽之类。这里分明說譜为琴

調的人是蔡女自己，和《胡笳十八拍》的辭是合拍的。第一拍里說“笳一會兮琴一拍”，第二拍里說“兩拍張弦兮弦欲絕”，第六拍里說“六拍悲來兮欲罷彈”，第十三拍里說“十有三拍兮弦急調悲”，第十八拍里說得更明白：“胡笳本自出胡中，緣琴翻出音律同”，都說明蔡文姬歸漢以後，或在歸漢的途中，把胡笳的音律用琴彈出了。

但有趣的是後人却連胡笳聲的創作權都從蔡文姬手里剝奪掉了。宋人朱文長的《琴史》里有下面的一段記載：

《漢書》載蔡琰字文姬，蔡邕之女也。博學有才辯，又妙於音律。其父邕彈琴弦絕，琰聞之曰第一弦也。復斷，聞之曰第四弦也。父甚異之。（沫若案：這里已小有錯誤，據《後漢書》傳注所引劉昭《幼童傳》云：“邕夜鼓琴，弦絕。琰曰第二弦。邕曰偶得之耳。故斷一弦，問之，琰曰第四弦。并不差謬。”）

後適河東衛仲道，夫亡歸寧。漢末大亂，琰為胡騎所掠，入番為王后十二年，生二子，王甚重之。（沫若案：這基本上是根据《後漢書》，但有所省略，《後漢書》《董祀妻傳》云：“適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歸寧於家。興平中天下喪亂，文姬為胡騎所獲，沒於南匈奴左賢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

春月登胡車（應為“殿”字之誤），琰感胡笳之音作詩言志曰：胡笳動兮邊馬鳴，孤雁歸兮聲嚶嚶。（沫若案：這是抄襲《蔡琰別傳》而有錯字。）

後武帝與蔡邕有舊，遣大將軍贖文姬歸漢，二子留胡中。後胡人思慕文姬，乃卷蘆葉為吹笳，奏哀怨之音。（案《後漢書》云：曹操痛邕無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贖之，而重嫁陳留董祀。後感傷流離，追懷悲憤，作詩二章云云。）

後唐董庭蘭善為沈家聲、祝家聲、以琴寫胡笳聲，為大小胡笳是也。

這里把胡笳聲認為唐人董庭蘭所作，董庭蘭就是李頎詩中的董大，他是開元間彈琴的名手。這簡直是大錯而特錯。錯誤的由

来是有趣的，是由于所根据的古書在抄录上夺掉了一个字，因而发生了誤会而把它扩大了。

郭茂倩《乐府詩集》卷五九，在所选录的蔡文姬《胡笳十八拍》之前附有小序，征引了《后汉書》、《蔡琰别传》、唐刘商《胡笳曲序》及其他。刘商的序文是这样的：

蔡文姬善琴，能为离鸞别鶴之操。胡虏犯中原，为胡人所掠，入番为王后，王甚重之。武帝与邕有旧，遣大将军贖以归汉。胡人思慕文姬，乃卷蘆叶为吹笳，奏哀怨之音。后董生以琴写胡笳声为十八拍，今之胡笳弄是也。

这序文里的“后董生”應該是“后嫁董生”，董生即陈留董祀。“写胡笳声为十八拍”的并不是董生而是蔡文姬自己，更不是唐开元年間的董庭兰。朱文长的《琴史》談到《胡笳十八拍》的一些文字是杂抄《后汉書》、《蔡琰别传》、刘商《胡笳曲序》而成的，不幸刘商的序文抄本有夺誤，脱了一个“嫁”字，便由朱文长妄作聰明而把董生解为董庭兰，把蔡文姬《胡笳十八拍》的創作权剥夺了。

这虽然是无关紧要的事，但不能不辯。因为如果胡笳声都不是蔡文姬譜出的，那么《胡笳十八拍》的辞更不是蔡文姬作的了。錯誤之妙就妙在这里，由于一字之差便可以把历史推翻好几百年。

至于《胡笳十八拍》的歌辞，我坚决相信是蔡文姬自己做的。在这里我不能不把郑振鐸和刘大杰两位的意見提出来討論一下。

郑振鐸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里說：

《悲憤詩》(相传为蔡琰作)共有两篇，一篇是五言体，一篇是楚歌体。更有一篇《胡笳十八拍》，其体裁乃是这时所絕无仅有的类似以音乐为主的彈詞体。这三篇的内容，完全是一个样子的，叙的都是蔡文姬的經歷。由黃巾起义，她被虏北去起，而說到受詔归来，不忍与她的子女相别，却终于不得不回的苦楚为止。

这三篇的结构也完全是一个样子的，全都是用蔡琰自述的口气

写的；叙述的层次也完全相同。难道这三篇全都是蔡琰写作的嗎？如此情調相同的东西，她为什么要同时写作了三篇呢？……

《胡笳十八拍》一篇乃是沿街卖唱的人的叙述，有如白髮宮人弹說天宝遺事的样子，有如应伯爵盲了双目以弹說西門(庆)故事为生的情形(应事見《續金瓶梅》)。难道这样的一种叙事詩竟会出于蔡琰她自己的笔下么？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所以三篇之中《胡笳十八拍》不成問題的是后人的著作；且也显然可見其为《悲憤詩》的放大。(在《中国俗文学史》中的論点大抵相同。)

郑先生的議論是很成問題的。別人的是抒情詩，而他把它說成“叙事詩”。三篇詩(至少其中兩篇)都是抒述自己的悲憤，并不是同时作的，而他偏說是“同时”。形式和情調都大有不同，而他偏一而再、再而三地說“完全一个样子”。他在問“为什么要写作三篇？”这也問得很奇怪，我們也可以反問“为什么不能写作三篇？”要写多少篇，这是作者的自由。屈原除《离騷》之外，不是还写了情調相同的《九章》中的好几章嗎？司馬迁把自己的悲憤写在了《史記自序》里，不是又写了《报任少卿書》嗎？

郑先生認為在三篇中楚歌体的一首是比較可靠的。他說“楚歌体的文字最渾朴，最簡練，最着意于練句造語，……沒有一句空言廢語，确是最适合于琰的悲憤的口吻。琰如果有詩的話，則这一首当然是她写的无疑。”我要說一句不客气的話，郑先生的鉴别力实在有問題。楚歌体的一首可以說是最呆笨，最彊硬，最不切实际的。蔡文姬是被南匈奴所掠获的，而詩中說是“历险阻兮之羌蛮”。在南匈奴中也竟有“乐人兴兮弹琴箏”。特别是“兒呼母兮啼失声，我掩耳兮不忍听”，状繪得不近人情。这首詩倒很有可能是別人假造的。請想想看：蔡文姬所經歷的境遇是多么慘切，尽管是回到自己的故土，而是丢掉自己的子女(是否一子一女，史无明文，姑照郑說)独自回来，这是比死別还要痛苦的生离。何况蔡文姬还是女

性，有强烈的母性爱！楚歌体的这一首不仅没有丝毫的“悲愤”，甚至可以說没有丝毫的真实情感。郑先生独独欣赏它，是不可理解的。

五言体的一首也是好诗，在我看来，毫无问题也是蔡文姬所作。它比起《胡笳十八拍》来，情绪已经稳定得多了。一起便说“汉季失权柄”，可见汉朝已亡，是在曹魏时代做的。事出追叙，虽然犹有余哀，但她那时已经“托命于新人”，重嫁于陈留董祀了。郑对于这首诗也是否认的，诗一开首骂了董卓，他认为“琰为了父故，似未便那末痛斥”。董卓在死时已经遭了众怒，为什么蔡文姬在几十年之后还不能痛斥？又说“‘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大似韦庄的《秦妇吟》。象这样的诗，实难信其为作者自身的经历。”这简直不合逻辑。韦庄的《秦妇吟》是唐末的诗，而蔡文姬的《悲愤诗》已见《后汉书》，到底是《秦妇吟》象《悲愤诗》，还是《悲愤诗》象《秦妇吟》呢？郑先生的论调不是有点滑稽吗？关于这一首，谭丕模是肯定的，我觉得比郑的见解高明得多。

刘大杰的见解和郑振铎的见解差不离。他也在问“同一的题材她为什么要写三篇呢？”他也在说“三篇中最为真实的是那篇楚辞体的悲愤诗”，所说的理由和郑相同。刘书迟郑书九年出版^①，我看大概是刘受了郑的影响吧。刘在否定《胡笳十八拍》为蔡作上，还加了一番“简略的推论”，不妨征引如下：

《胡笳十八拍》中虽多通俗的句子，然大部分的技巧与格调却不象汉代的诗。如八拍中“为天有眼兮何不见我独漂流？为神有灵兮何事处我天南海北头？”如九拍中的“生倏忽兮如白驹之过隙，然不得欢乐兮当我之盛年”。这些风格的诗句是要在鲍照时代的作品里才有的，汉诗中却不易见。再如十拍中“杀气朝朝冲塞门，胡风夜夜吹

① 刘书出版于一九四一年，郑书序作于一九三二年。

边月”，十七拍中的“去时怀土兮心无緒，来时别兒兮思漫漫。……岂知重得兮入长安，叹息欲絕兮泪闌干”，这种琢鍊的技巧与格調，最早也在六朝，迟恐怕是到了隋唐了。

这邏輯性也是非常薄弱的。才在說“这些风格的詩句是要在鮑照时代的作品里才有的”，接着便是“汉詩中却不易見”。“不易見”并不是沒有而是少而已，为什么能說要到鮑照时代才有呢？这岂不是不通？我在这里不想多举例証，只想举出一首《越人歌》：

今夕何夕兮塞舟中流，
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
蒙羞被好兮不訾羞耻，
心几頑而不絕兮得知王子。
山有木兮木有枝
心悦君兮知不知？

这和《胡笳十八拍》的格調不是很相近似的嗎？这是見于刘向《說苑》的一首古歌，据說是鄂君子皙所听得越人歌辞的翻譯。即使認為也是假托，但在西汉末年已經有这样的格調了。且如所引“为天有眼”、“为神有灵”的两个“为”字都是作为“謂”字用的，这样的字法在汉以后的人是沒有的，这也可以作为歌辞古远的証明。

說到“琢鍊的技巧与格調”，太抽象了，很难把握。是說七言格調而且講对仗嗎？七言詩在汉代民歌民謠里很多，在新莽以来的銅鏡的銘文中也不少。在这里我只想举出同时代曹丕的《燕歌行》第一首的头两句“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搖落露为霜”，这不是七言格調，也在講技巧嗎？更远一点的，我还可以举屈原《招魂》^①的末尾几句：“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那琢鍊还不够技巧嗎？

① 王逸謂为宋玉所作，我是根据司馬迁，認為屈原所作。

任何歌辞在民間流传中，有些辞句会受到后人的琢磨和潤色，是在所难免的。我們應該从整个的内容和氣韵上来看問題。象《胡笳十八拍》，無論在形式或内容上，那种不羈而雄渾的氣魄，滾滾怒濤一样不可遏抑的悲憤，絞腸滴血般的痛苦，决不是六朝人乃至隋唐人所能企及的。現在单举它的第八拍为例吧：

为天有眼兮何不見我独漂流？
为神有灵兮何事处我天南海北头？
我不負天兮天何配我殊匹？
我不負神兮神何殛我越荒州？
制茲八拍兮拟排忧，
何知曲成兮心轉愁？

这把天地神祇都詛咒了。感情的沸騰、着想的大胆、措辞的强烈、形式的越軌，都是古代人所不能接受的。思想大有无神論的傾向，形式是民間歌謠的体裁，既有伤乎“溫柔敦厚”的詩教，而又杂以外来影响的胡声，因而不足以登大雅之堂。史籍里不載它，古代选集里不选它，是有由来的。在这里倒可以令人想到韦庄的《秦妇吟》。《秦妇吟》里面因为对当时的統治階級有所批判，特別是有“內庫燒为錦綉灰，天街踏尽公卿骨”那样的話伤了公卿們的尊嚴，因而这詩遭了忌避，連韦庄自己也把它禁錮起来了。这詩一直埋沒了一千多年，在近年来才从敦煌石窟中被发现。假使沒有敦煌石窟的儲存，它是会永远失传了。《胡笳十八拍》在宋以前未見著录和这有相类似的地方，但《胡笳十八拍》的被保存下来却不是埋沒在何处的石窟里，而是传播在民間。那是民間的艺人們把它传唱着，弹奏着，一直保存了下来的。在这一点上郑振鐸的“有如白髮宮人彈說天宝遺事”，“有如应伯爵盲了双目以彈說西門故事为生”的說法，倒得到了一些近似。人民是最公正而卓越的鑒賞家，好的作品人民总会把它保留下来的。

关于蔡文姬的生平，我略略考查了一下。根据《后汉书》知道她是汉献帝兴平中没于南匈奴，兴平只有两年。据史书所载兴平二年(公元一九五年)匈奴南单于呼厨泉立，遣右贤王去卑率数千骑侍卫汉献帝由长安回洛阳，拒击李傕、郭汜，可知蔡文姬被匈奴人虏获，必当在这一年。又右贤王去卑是以建安元年(公元一九六年)回匈奴的，建安元年即兴平三年，蔡文姬去匈奴可知也就在这一年。在匈奴凡十二年，那她的归汉是在建安十二年或十三年(公元二〇七—二〇八年)了。她回来之后又重嫁陈留董祀，可见她的年龄还不太老。

汉灵帝光和元年(公元一七八年)，她父亲蔡邕被诬陷获罪，“与家属髡钳，徙朔方”。在这时，她如果已经诞生，当然也受了髡钳，成为罪隶，充军。充军凡九月，第二年遇赦。但蔡邕在归途又得罪了五原太守王智，弄得来又不得不“亡命江海，远迹吴会，往来依太山羊氏积十二年”。在这十二年中蔡文姬也必然是跟着父亲亡命的。十二年后回到洛阳，蔡邕为董卓所强迫，被拜为左中郎将，是在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一九〇年)。当年二月邕从献帝迁都长安，封为高阳乡侯。初平三年董卓在长安被杀，蔡邕为司徒王允所囚，并处死于狱中。(以上根据《后汉书》《蔡邕传》)在这三年期间，估计蔡文姬是嫁给了河东卫仲道，她没有跟随她父亲同去长安。嫁后可能不两年卫仲道就死了，她才回到了陈留，在陈留被胡人虏获。由初平元年至兴平二年仅六年。

由上的推考，可以看出蔡文姬的一生是很悲惨的。年幼时即忧患重重，被没于南匈奴又十二年之久，虽然得归故土，而是抛别了亲生的二子，这应该是有难言之痛的。

蔡文姬重嫁董祀后，还有一段插曲，便是救了董祀的命。据《后汉书》本传：“祀为屯田都尉^①，犯法当死，文姬诣曹操请之”，曹操终于怜悯她把董祀赦了，还让她抄呈蔡邕遗著。文姬活到多大年

紀，那就无从知道了。

从蔡文姬的一生可以看出曹操的伟大。她是曹操把她拯救了的。事实上被曹操拯救了的不止她一个人，而她可以作为一个典型。曹操虽然是攻打黄巾起家的，但我们可以說他是承繼了黄巾运动，把这一运动組織化了。由黄巾农民組成的青州軍，是他的武力基础。他的屯田政策也是有了这个基础才能树立的。他鋤豪强，抑兼并，济貧弱，兴屯田，費了三十多年的苦心經營，把汉末崩潰了的整个社会基本上重新秩序化了，使北部中国的农民千百年来要求土地的渴望基本上得到了一些調剂。自殷代以来即为中国北边大患的匈奴，到他手里，几乎化为了郡县。他还远远到辽东去把新起的烏桓平定了。他在文化上更在中国文学史中形成了建安文学的高潮。他之所以贖回蔡文姬，就是从文化观点出发，并不是純粹地出于私人感情；而他之所以能够贖回蔡文姬，也并不單純靠着金璧的收买，而是有他的文治武功作为后盾的。曹操对于民族的貢獻是應該作高度評價的，他應該被称为一位民族英雄。然而自宋以来所謂“正統”观念确定了之后，这位杰出的历史人物却蒙受了不白之冤。自《三国志演义》风行以后，更差不多連三岁的小孩子都把曹操当成坏人，当成一个粉脸的奸臣，实在是历史上的一大歪曲。

一九五九年一月七日

（原載《光明日报》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五日，本文

选自《蔡文姬》，文物出版社一九五九年四月版）

① 曹操軍事胜利的基础之一即在屯田。屯田都尉亦称典农都尉，当于县令。其上有典农中郎将与典农校尉，当于郡守。

應該替曹操恢复名誉

——从《赤壁之战》說到曹操

翦伯贊

看了新編的《赤壁之战》，想替曹操說几句好話。

替曹操說好話是很危險的，因为他是人所共知的奸臣。

解放以前，魯迅曾經替曹操說了几句好話。他說：“我們講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志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但是魯迅也覺得要声明一下，他說，他虽然“非常佩服曹操”，但他“不是曹操一党”。

最近，郭老也替曹操說了几句好話。他說：“曹操对于民族的貢獻是應該作高度評價的，他應該被称为一位民族英雄。”当然郭老“也不是曹操一党”，不过非常欽佩曹操而已。

我也“不是曹操一党”，但非常佩服曹操。在我看来，曹操不仅是三国豪族中第一流的政治家、軍事家和詩人，并且是中国封建統治階級中有数的杰出人物。

說曹操是三国时第一流的政治家并不是因为他善于运用机会把自己提升到显要的政治地位，而是說他一貫地把統一中国当作自己的政治使命，虽然他沒有完成統一的任务，但是他結束了汉末以来长期存在的豪族混战局面，并且从中国的西北边疆排除了游牧种族的威胁，保卫了黄河平原的城市和农村，恢复了黄河南北的封建秩序，替后来的西晋統一，鋪平了道路。当然西晋的統一主要